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六十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炅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庶吉士臣毛鳳儀

謄録監生臣朱錫彤

歷代名臣奏議卷六十

明 楊士奇等 撰

治道

宋寧宗時知安溪縣陳宓上封事言宮中宴飲或至無節非時賜予為數浩穰一人蔬食而嬪御不廢於擊鮮邊事方殷而樁積反資於妄用此宮闈儀刑有未正也大臣所用非親即故執政擇易制之人臺諫用慎默之

士都司樞掾無非親暱貪吏靡不得志廉士動招怨尤此朝廷權柄有所分也鈔盐變易楮幣秤提安邊所創立固執已見動失人心敗軍之將蹤躋殿巖庸鄙之夫久尹京兆守將有守城之功以小過而貶三牙無汗馬之勞託公勤而擢此政令刑賞多所舛逆也若能交飭內外一正紀綱天且不雨臣請伏面謾之罪

宓為軍器監簿轉對言人主之德貴乎明大臣之心貴乎公臺諫之言貴乎直陛下臨政雖勤而治功未舉奉

身雖儉而財用未豐愛民雖仁而實惠未徧良由上下相蒙務為欺蔽匭奏囊封有懷畢吐陛下付近臣差擇是有意於行其言也而有司惟取專攻上躬與移咎牧守之章騰播中外以荅觀聽今赤地千里蝗飛蔽天如此其可畏猶或諱晦以旱不為災蝗不害稼其他誣罔抑又可知臣故曰人主之德貴乎明大臣施設浸異厥初凡建議求言之人則以他事逐諫官言事稍直則以他職徙忠憤者指為不靖切直者目曰沽名衆怨所萃則相繼超升物論所

歸則以次疏外其人之遷是嘗重人罪以快同列之私忿者其人之擢是嘗援古事以文過日之天變者直節重望以私嫌而久棄老姦宿贓以巧請而牽復使大臣果能杜倖門塞邪徑則舉錯當而人心服臣故曰大臣之心貴乎公臺諫平居未嘗立異遇事不敢盡言有如金人再通最關國體近而侍從下至生徒莫不力爭冀裨廟筭獨於言責不出一辭輦轂之下乾沒巨萬莫之誰何州縣之間罪僅毫髮摭以塞責大臣所欲為之事則遂之所不右之人

則排之仁宗時有宰相奉行臺諫風㫖之譏今乃有臺諫不敢違中書之誚豈祖宗設官之初意哉臣故曰臺諫之言貴乎直三者機栝所繫願陛下幡然悔悟昭明德以照臨百官大臣臺諫亦宜公心直節以副望治之意司農卿薛極上䟽曰願陛下深思顧諟之難益懷兢業之念勿謂帝德罔愆而怠於進修勿以天災代有而應不以實政綱雖舉必求益其所未至德澤雖布必思及其所未周誓以今日遇災警懼之心永為異時暇逸之

戒將見天心昭格沛然之澤響應於不崇朝之間遷權

刑部尚書

禮部侍郎袁燮上奏曰臣近者伏覩陛下肆頒明詔撫諭軍民具言我直敵曲兵應者勝于以開曉人心振作士氣可謂義舉矣然臣竊謂事有樞要物有根本未有國家不治而可以排難折衝者故孟軻曰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又曰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今吾國家之政刑其皆明乎抑猶有未明者乎臣愚不肖蒙陛下

拔擢置諸論思獻納之列而隱情緘默非忠臣也用敢
以令之政刑猶有未明者為陛下言之臣聞國不自重
以人而重忠良布列重於九鼎姦諛並進輕於鴻毛今
自更化以來非才不用凡通敏可喜者靡不甄拔高爵
重祿與之不靳宜其如穀粟之必可以療饑如衣裘之
必可以禦寒也而考其績效邈焉未見國勢浸弱戎心
遂啓陛下知其所以然乎則以令日所用之才非不衆
多而真才則寡爾似奮發而實怯弱也似多能而實寡

陋也不皇皇於仁義而汲汲於榮禄已不自重又豈能為國重乎國人不服又豈能服外域乎今之儒帥固有德望歸然舉世推重者矣分閫瀘南未為不用而地非切要不足以觀其施設今之忠賢亦有慷慨論事名聞外域者矣宜還天朝增重國勢而遠守支郡未究所長舍莫邪而用鉛刀棄周鼎而寶康瓠是非顛倒何以立國此其政刑未明者一也臣聞邦以民寧民以財聚培埴加厚則咸安其業朘削無已則不樂其生今日吾民

之困甚矣征斂太繁而已輸者責其再納逋負日積而
已蠲者不免復催有追胥之擾有鞭箠之嚴惟命是從
民財安得而不匱重以貪吏肆虐政以賄成監司牧守
更相餽遺戎帥所駐交賄尤腆而諸司最多之處抑又
甚焉見得忘義習以成風於是乎昔日優裕之郡今皆
凋弊矣昔日驩樂之民今皆愁嘆矣九重之邃其亦盡
知之乎閭閻疾苦不徹於冕旒之前官吏貪殘自肆於
法律之外虐我黎庶邦本傾摇而罕聞有所譴責此其

政刑未明者二也臣聞王畿者天下之本京邑者王畿之本若昔令王雖一視同仁而周官所紀於王國尤厚所以同其本也行都之建垂九十年生齒雖繁衣食未裕其故何哉盖自楮幣更新而蓄財之多者頓耗自鹽筴屢變而藏鈔之久者遽貧比年水旱民無遺貲物貨積滯商旅不行故大家困竭而小民焦熬市井蕭條而官府匱乏勢之所必至也抑又有因循而未革者淳熙中京邑守臣别進禁中緡錢歲以十萬計後復增之一

季十萬每歲凡四十萬先朝全盛之時炎興隆乾之際未嘗有此何所從出多方督促先期進獻假酒本以充數米麥之直償不以時商人咸怨來者益寡酒政既隳榷酤不售何以助經費哉京輦之下人心不寧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内此其政刑之未明者三也臣聞朝廷之上一舉一錯人所觀瞻不可不謹罪所當重而輒輕之禁所當嚴而輒弛之皆非至公無私之道迎合權姦之意乞斬一世儒宗此等

惡名百世不磨衆所共棄也而一旦洗滌之安在其為公道乎場屋代筆之罰先朝之所甚嚴罪至鞭背終身不齒自禁防陵夷肆行無忌今春始嚴於法而仍薄其罪追止一秩貪鄙恃利之徒何憚而不犯法乎任子銓試至為易得而不能措一辭者往往倩人為之厥費不過千緡而終身可以祿仕法非不具廢而不行爵此橫目之民豈不重為民害乎此其政刑未明者四也臣聞赦小過舉賢才聖人待物之心甚恕怙終賊刑刑故無

小聖人懲惡之意甚嚴夫亦察其情而已矣開禧用兵一時將帥扞患難守城壁者亦不為無勞事平之後迺以廉謹責之豈漢家宥李廣利赦陳湯之意乎今已漸録矣而未有所任使頃歳亦有自朝士出守盱眙者經畫有方功效漸著俄以罪見斥邊人深惜其去臣竊以為臺諫風聞其罪而罷之公也明主念其勤勞赦而用之亦公也各有攸當兩不相損復何疑於此乎至於選鋒統制誑北人之來歸偽受其降掠其寶貨而縶以遺

敵投諸死地絶中原嚮化之心原情定罪先王之所不
赦而晏然自若罰不傷其毫毛毋迺太寛乎此其政刑
未明者五也若此之類尚多有之夫政刑苟明彊大之
鄰不足畏政刑不明微弱之敵不可忽今我雖率道而
邊臣不體聖意驅其窮乏就食者而飢民無不我怨戮
其慕義來歸者而豪民無不我怨敵雖微弱然能招羣
盗而封爵之赦叛臣而復用之亦不為無謀矣皷率羣
怨有所侵越何以待之嗚呼處今之世何可一時一刻

不以邊事為念乎當宵衣旰食坐薪嘗膽之時而優游泮奐若四方無虞之日從容拯溺捐遜救焚禍至無日矣可不畏哉書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陛下清心寡慾早朝晩罷不以聲色貨利汩亂其聰明亦可謂無怠無荒矣然古人之所謂無怠無荒者殆不止此事所當為不亟為之即怠荒也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所以為帝之盛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所以為王之顯伏惟陛下若稽古訓明詔大臣無一日不熟議邊事無一

日不延見廷臣合衆多之智謀求經濟之籌策掃除姦
蠹修明政刑自然國勢安彊威聲震疊而殘敵無能為
矣諸葛亮制八陣法敵莫能敗可謂一代之傑然貫詡
不稱其用兵之能而美其治國之善蓋軍國無二道長
於治國乃所以妙於用兵也孟軻所謂明其政刑雖大
國必畏者蓋如此惟陛下亟圖之
燮又奏曰臣生禀惷愚不識忌諱每思古人有言事君
有犯而無隱此臣子之職也況叨論思獻納之列尤當

以是為職者乎臣聞天下猶巨舟也漏焉而窒之斯不溺矣天下猶大廈也敧焉而扶之斯不傾矣陛下視今日之勢安邪危邪强邪弱邪如其安且强也雖方盛之鄰邦猶嚮風而慕義今者蕞爾殘敵滅亡無日而猶敢肆其憑陵則中國之不安不强亦已甚矣舟漏而不窒室敧而不扶則將若之何此臣之所為夙夜懔懔食不甘味寢不安席也陛下可不深念之哉臣聞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則朝廷之勢尊邪正雜揉忠讒並進則人主

之勢孤夫以土宇之廣民物之衆共戴之以為君可謂不孤矣然忠臣良士助焉者寡又豈能獨運天下乎昔嘉祐中張昪為中丞彈劾不避權要仁宗勞之曰卿孤特乃能如是昪對曰臣樸學愚忠託身睿主不可謂孤今陛下之臣持禄養交者多赤心謀國者少陛下似孤立也仁宗為之感動嗚呼一言悟主於斯見之可謂至忠至切矣陛下觀今日在廷之臣其皆赤心而謀國者乎抑亦有持禄養交者乎君譬則腹心也臣譬則手足

也一體相須休戚利害靡不同之國步方艱當求所以
康濟之策國威未振當思所以恢張之道痛心疾首莫
敢皇息人臣之義也今也不然惟靡曼是娛惟珍奇是
好淫侈相髙燕樂無節同堂合席不聞箴規相與恬嬉
而已赤心謀國者固如是乎賢才之於國猶禦寒之衣
裘養生之穀粟也汲引善類無間親踈竒偉卓犖難合
自重之士尤當極力推挽俾為時用人臣所以報國也
今推賢揚善固不為之而挾私害正者亦或有之合於

已則掩覆其大過異於已則指摘其小疵毀譽發於私情而真才不得展布赤心謀國者豈其然乎星象屢變其占為兵甚可畏也而不以為憂京輦之下剽掠公行非小故也而不以為恠旱潦之後征科如故殘民之大者也而不以為非導諛貢佞偷合苟容以梯媒寵禄而已又豈赤心謀國者乎此其二三節目爾其餘宿弊人主之所當急聞而人臣之所以不敢盡言者殆未易悉數矣夫所為不敢言者盖言之則大拂人情非所以養

交其交不固又非所以自安也植私者衆赤心者寡人
主少所憑仗其何以重朝廷乎今夫一介之士利害止
於一身猶以寡助為戒必求切磋之交況於人主宗社
安危所繫非輕苟非多助何以為國今日之深患也雖
然挽而回之豈不在我伏惟陛下發自宸衷大開言路
樂期於治病而不嫌於苦口言取其有益而無惡於犯
顔惟真才是用惟公道是行如天地之無私於覆載如
日月之無私於照臨聖明當陽賢俊布列翼之衛之共

圖斯世國勢既已安强皇威自然震疊區區殘敵不稱藩面内則殄滅無餘又豈能為中國之患哉古語有云正其本萬事理臣不勝惓惓惟陛下留神省察

變又奏曰臣聞保邦之策其威聲在備禦其根本在人心人心有膠漆之固則國勢有嵩岱之安何憂乎夷狄之不服何慮乎姦雄之竊窺此保邦之上策也夫所謂結人心者當如何哉孟子有言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政

令行乎上而欲惡因乎民無所攖拂豈有不感悅者哉
感悅益深則根本益固矣陛下視今之生靈果皆樂其
業乎今之政令果皆便於民乎朝廷之意未甞不以忠
厚為主而奉行之吏往往多以苛刻為能圍田再給畒
輸千錢未為過也然歛歲糴價翔踴則輸錢為便豐年
粒米狼戾則輸租為優今槩取之已不樂矣況既輸錢
中都而州縣督租如故是再輸也其肯服乎楮法之更
敢減落者沒入貲產至明白也然疑似之間初非減價

而逮繩以法已摽撥者亦併籍之朝廷雖已給還而未給者觖望能無怨乎罪麗于法正其刑可也或嚴行科罰而因以為利逋負官物責之償可也或赦令已蠲而督趣不休秋苖之斛面日增闗市之征稅日重此豈吾民之所欲哉民所不欲而日夜施之財匱于下無以相養能不渙散乎陛下毋謂京邑之内民物熈熈可以為慶當知自此而往駸駸不如誠為可憂我太宗皇帝嘗因觀燈御樓美京輦人物之盛宰臣吕蒙正對曰乘輿

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都城不數里饑寒而死者甚衆不必盡然願視近以及遠先正大臣規正人主剴切如此臣愚亦望陛下樂聞忠言以廣視聽如是而為民之所欲如是而為民之所惡靡不知之然後肆頒明詔誕告萬方政令之不便於民者吏之官吏之敢為民害者去之逋負之不可催理者蠲之枯旱之久霈以甘雨豈不足以悅人心召和氣而洽隆平之化哉前日之歎息愁恨今日之謳歌鼓舞在陛下一轉移之間爾人

心既固國勢日張孟子所謂施仁政於民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者將驗於今日矣昔皇祐中范鎮建言備契丹莫若寛河北河東之民備靈夏莫若寛關陜之民備雲南莫若寛兩川湖嶺之民備天下莫若寛天下之民此至論也惟陛下亟圖之

變又奏曰臣聞國以民為本民以食貨為本國非民無與共守民非食貨無以相生是故食貴乎足而貨貴乎通兼斯二者而為國之本立矣恭惟仁聖在上天覆海

涵惟恐一物不得其所而食常患乎不足貨常患於不通是豈終不可為耶以理揆之自古及今事雖甚難未有終不可為者存乎其人而已荀卿有言人主天下之利勢也信哉以尊臨卑以上制下心所欲為何事不集雖高屋之建瓴水不足以喻其捷也是之謂利勢陛下既操是勢矣何難乎足食通貨乎且軍兵虗籍最為冗費自招募增額厥費尤廣誠未易供億也然以陛下臨之責成將帥攷覈其實減屯戍之卒而復承平舊數分

所增之兵以補諸軍闕額則亦何所不可昔孝宗時大將邵宏淵剔抉軍中姦蠹具以實言優詔尊顯以厲諸將今之將帥有若宏淵者陛下尊寵之而不然者陛下擯黜之豈復有冗食者乎軍費省則民食寛矣今粒米狼戾無如二廣運之歉處厥利甚博而海道險遠人皆憚之朝廷固嘗容其附載許以爵秩矣而漠然無應或者疑心未釋歟私載雖多安知官吏之不致詰賞典雖厚安知異日之不衝改所以疑也此在牧守多方勸誘

爾通販者厚加之賞遏糴者重寘其罰而兩淮荆襄之
間以耕墾之多寡為守臣之殿最其有不盡力者乎此
則足食之大畧也夫楮幣之作本借虚以權實爾虚與
實相當可以散亦可以斂是之謂權鼓鑄之弊日滋本
錢移於他用監兵闕而不補工程不集殽雜取贏而又
鉟銷漏泄交相為蠹錢安得而不荒然鉟銷不難革也
往者慶元中懲一倅黜一尉而人心竦然無敢犯者今
亦如是行之則此弊頓革矣漏泄不難禁也近者江陰

事覺逮繫天獄明正典刑不許商船復通遂除莫大之害今於海邦皆然則為姦者戢矣鼓鑄日增地無遺寶復嚴錏銷漏泄之禁自然錢日益多楮之不售者以錢收之又令州縣之間輸錢於官與楮相半敢違明詔必罰無赦二者並行而豈復有他弊乎此又通貨之大畧也其他積弊尚多臣愚未敢悉數惟陛下法天行健恢張紀綱整齊憲度大有為於天下足食通貨在指麾之間爾復何慮焉易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又

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以是知聖人之德以剛健為首陛下躬純粹篤實之資而加之以剛健日進無疆誰能禦之民生憔悴財計蹙迫決非優游和緩之所能料理也惟聖心深念之

變又上便民劄子曰臣聞大禹之訓曰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又曰予臨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此言民為可畏君為至危也於其可畏者忽之於其至危者安之民離散於下君孤立於上而何以為國乎我

朝光有天下列聖相授一本於仁雖兵力不至甚彊財計不至甚裕若未能大快人意然人心固結國祚緜遠亦根於此而已靖康之禍中原蕩覆可謂慘矣未幾而高宗中興紹復先烈與周宣並隆紹興之末金人憑陵逞其兵威俄而自斃屬者權臣妄開邊隙彼直我曲殆難抗禦然元惡既戮而和好復通逆曦以蜀附金不旋踵而誅滅峒寇相挻而起亦復次第盪平雖朝廷有道威聲震疊之所致亦由深仁厚澤民心愛戴而不可觧

所以臻此厥今時和歲稔人情熙熙長民之官所宜乘此安業之時拊循有加培養益厚始為稱職而間有不然者以刻核之心行苛暴之政刑罰不中民無所措邦本所在日朘月削深為國家憂之昔唐憲宗嘗謂宰相曰于頔大是奸臣勸朕峻刑卿知其意乎是欲朕失人心也從古及今寛則得衆峻刑則失人心仁聖在上深達是理亟頒明詔俾監司郡守務行寛大溫乎如陽春之發育沛乎如時雨之膏潤納斯民於仁壽之域豈不

休哉臣不勝惓惓

變又代武岡林守進治要劄子其一曰導法臣聞治天下之道不可以溺於卑亦不可以過於高自三代而後類皆趨近效而無遠圖以為吾紀綱粗張法度粗脩民生粗安斯亦足矣豈必建宏遠之規模而成帝王之極功乎是之謂溺於卑間有英銳之主謂治效不當如是之瑣瑣也乃慕高遠乃求諸上古必欲蕩蕩巍巍之治復見於今志則大矣而其效邈然是之謂過於高矣夫

溺於甲者固不足論而過於高者徒勞無益斟酌二者而求乎至當其惟一代之家法乎自古帝王之興必有家法規模於開創之初持守於太平之日後世子孫遵而行之自足以治豈必慕高遠而求諸上古哉酌祖道者可以養天下由舊章者可以固王業紛更高皇之約束雖嘉唐虞樂商周而無益也得失是非黑白較然則當今之務宜將安取臣竊以為治要所在惟我成憲是訓是式則可以不勞而成功矣若昔五代之際四海殽

亂民用不寧上帝憫之生我藝祖以神聖英武之資首攘姦凶光啓洪業王道廢而復興人紀亂而復正規模廣大傳之無窮列聖承之靡所更改此我宋帝王之業所以與天無極者也繼自今文子文孫舍祖宗何法哉今夫有一家者乃祖乃父規模於前為子孫者猶必世守之況以天下之大神聖之所建立哉蓋我祖宗之御天下道德仁義以為之本法制紀綱以為之具其更事多故其燭理明其為慮遠故其立法密損益前代斟酌

時宜根本乎聖心發揮乎事業坦然大中至正之道闕諸百聖而不惑建諸天地而不悖如大禹之有典有則以貽子孫如文武之有謨有烈以啓後人也聖上緝熙之學日就月將固嘗御經幄命儒臣進讀寶訓繼以正說所以繩祖武由舊章者至矣盡矣臣復何言而臣聞之李絳曰知之不行無益也行之不至無益也方憲宗慨想貞觀開元之盛欲庶幾二祖之風烈而李絳告以斯言所以勉其君者切矣故臣願吾君雖聖性得之猶

復願聖心加焉且臣聞之有遵法之君要必有奉法之臣唱焉而不和則治道闕矣夫崇寛大而本忠厚此祖宗之心聖上之心也而奉承於下者未必不失之嚴刻裕州縣以寛民力此祖宗之心聖上之心也而奉承於下者未必不厚於取民其餘庶事懼或皆然則大有戾於祖宗之訓是豈吾君之心哉要必致察於此使中外臣子罔不為成憲是守斯可矣臣所言者凡十皆治要也而以遵法冠于篇首則尤其要者行之以一則是九

者無所不合豈不復見祖宗之盛乎漢魏相以為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具漢興以來國家宜便奏請施行之相豈不能遠取前代顧以為由漢之治自足以致治云爾由是言之論治道於今日者亦奚必為過高之說哉其二曰求言臣聞下情之通塞安危理亂之所由分也天下如人之一身血氣周流則可以久安而無疾上下交通則可以常治而不亂昔者先王欲通其情而憂其不能自達也是以求之甚急上自公卿

大夫服休服采無不可諫雖百工之微猶各執藝以諫初未嘗設為定員也庶人謗於道則庶人有諫商旅議於市則商旅有諫猶懼此心之未孚也於是有諫鼓有謗木有進善之旌又懼夫勇者雖諫而怯者或未能也則為之法曰臣下不匡其刑墨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儆以不諫之刑古之人豈求夫從諫之美名哉亦惟曰綆切之不聞則幽隱之不達人主深居九重而海内是非利害之實莫能周知此非小故也破崖岸去邊幅虛心

以求之和顔以受之猶懼忠告之不至而況拂逆之沮遏之而使不得盡其情歟臣嘗讀唐史見李絳對憲宗之語以為始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又憚而削其半故上達纔十二未嘗不深悲之夫以忠言進於君此亦臣子所當然而乃蓄縮畏忌一至于是哉此無他順從則利隨違忤則害至利害之心勝故其勢不得不畏非彼自畏也雷霆之所擊萬鈞之所壓不能使之不畏也夫使臣下有所畏而不敢言則諂諛相師浸以

成俗而人主不得聞其闕失矣宮禁之崇深等級之遼絶耳目之所不及者雖至大之事迫切之情且不得而知而民之疾苦何自而伸乎昔我祖宗之際詢訪羣臣如恐不逮晝日不足繼之以夜朝臣轉對許以指陳闕失言事之官其多至二十員諫列因循或下詔而警之臣有忠言或漆匣而藏之非止在廷之臣得以盡規也雍丘一尉妄言嬪嫱布衣皂囊書辭狂悖而皆不加罪所以容納讜言護養風俗類皆以犯顏敢諫為忠至於

濮議新法之起爭之者雖以罪去而繼之者其言益危
彼獨何恃而不恐哉意者舍已從人從諫弗咈其風聲
氣習固應有是耶比年以來飢旱相仍星緯失度天災
時變如此可言者亦衆矣而中外臣庶能奮不顧身以
忠言劘上者罕聞焉此豈有所畏而不敢哉抑有由焉
蓋自中興之初用事之臣力主和議嚴用刑罰以鉗不
附巳者之口偷合苟容習以成俗故雖聖君相繼急聞
切直而士氣猶未伸也動其敢言之機而作其敢言之

氣使其心奮發不能自已者其必有在矣夫瑰竒珍恠產於遐方異域人皆得而用之事固未有不求而得求而不得者雖然求言易從諫難古所謂從諫者非徒求之謂也忠雖不忤善亦不從以規為瑱是謂塞聰斯其為聽言也末矣惟知人臣進諫之難而樂聞過失虛懷以改庶乎忠言罄竭而下情畢通是則求言之實也其三曰舉賢臣聞人才盛衰嘗隨其時自古治平之世陶冶薫蒸異材輩出蔚然為邦家之光有不可勝用者其

勢則然也今天下治平之日亦久矣公道著明正多士雲會鱗集之時好之非不篤求之非不廣也而人才終於未盛朝廷欲有所為左右四顧無足使者豈其進退之法猶有未備歟以臣觀之國家非無法也正懼夫用法之太過爾夫以資格用人是法也歲月有等功勞有差不躐一名不差一級所以示公也進退予奪之法未嘗不公而經國濟時之才常若不足豈非用法之太過歟蓋天下之才長短高下不能一律固有碌碌無奇不

能大有所建立者亦有超卓不羣足以辦大事立大功者彼常人也吾以常法待之夫豈不可至於非常之材而吾惟常法之拘彼豈能俯首帖耳循序而進耶以積勤為髙叙以久考為優選資格既及雖庸流不得不與資格未至雖異才無自得之此唐人所謂膠以格條據資配職時人有平配之誚官曹無得人之實者也豈足以網羅天下之俊傑乎古之人未嘗無法也而亦未嘗拘於法雖有成法以進退天下士而時於繩墨之外不

計其履歷不問於疎賤以收拾一時之英材闔闢變化無所不可測而亦有所不可窺奇傑之士足以自效而中人可以上下者亦莫不奮發嗚呼是非資格之所能為也我祖宗之際張齊賢入仕不十年而位輔相錢若水由同州推官閱再朞而登樞筦其餘名臣若向敏中石熈載劉昌年宋琪皆自下位而擢之高位張去華王化基范杲楊大雅皆由薦而寘之要職至於种放孫復胡瑗之徒又起草萊而並躋顯仕此豈專用資格也哉

今日在廷之臣固亦有不次之任用者而竒材異能限於資格而不得展其器業者尚多有之科舉取士既朿以繩墨而吏部銓選復限以資格使天下之才長短小大無不囿吾法制之中法則公矣而臣以為未可専恃也夫人才之盛衰何常之有導之則源泉壅之則汚泥斵之則良材棄之則朽木既盛而衰衰而復盛在所以造化者如何而非有定形也當今之務謂宜稍寛銓法使為長吏者得於法律之外有所予奪如盧承慶典選

攱漕舟溺者以中下既而升之既又以寵辱不驚而致之中上此其進退予奪固未嘗專於定法也不一於法而參之以人則資格雖用而不膠於資格矣三公之府得自辟召臺省長官各舉其屬真才實能有聞於世者不由科舉拔而用之此皆繩墨之外所以收拾人才者由是而行之則多士雲從四方風動矣釋此不為而惟曰成法具存足以專恃則臣恐資格愈密而簡拔愈難矣其四曰安民臣聞臯陶戒禹曰在知人在安民夫天

下之事其大者亦多矣而自知人之外惟曰安民者何也國勢之強弱歷數之短長莫不在是人君之所賴者也是以古人重之且夫君尊而民卑君貴而民賤其等級相去固不侔矣而古人相須之論未嘗以是為間若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比而同之混然等夷之無別豈不曰邦本所在甚重而不可忽歟天下以人心為本本顛則枝葉從之不可莫之察也古之人君不敢為橫賦厚斂懼夫賦斂

重而蹙吾本也不敢為嚴刑峻法懼夫刑法酷而傷吾本也良法美意培養豐殖其本益固而枝葉益茂雖更乎衰亂而人心終不散根本非一日也三代之君享國長久非有術以留之朝夕之所從事者惟此本而已臨之如馭六馬愛之如養赤子人心歸之不可一朝解安吾民者所以安吾國也嗚呼位乎民上而不能安之豈所謂代天司牧者乎聖上宵旰求治勤恤民隱求所以安之者至矣而民果安乎未也民心無常易於攜貳難

於固結也而今日猶未安也幸而年穀和熟猶能室家相安自樂其生一有水旱之災而流離渙散無以自存夫水旱之災古人亦有之然古人不能使天下無水旱而能使斯民遇水旱而不至於流離此豈無其道哉賦斂輕傜役省民得盡力於南畝其儲蓄既多矣而委積以待凶荒者無處無之聚民之政凡十有二條目纖悉故雖遇水旱而救之有方未嘗飢乏吾民樂其政懷其仁淪浹於肌骨而不能忘者此固有以結之也後世則

不然賦役繁重日朘月削平居無餘蓄而災害不能救雖曰發廩勸分舉行舊典而有司弗虔惠不及民朝夕迫切聚而為寇賊轉而成大盜紛然四起莫之或禁而國勢亦岌岌矣此非其民之罪也無以結其心而其勢固然也我國家聖聖相承一本於仁養民之政尤為備具故京師有福田院而諸路又有廣惠倉內藏所儲以備緩急或以飢告出之不吝糶租者許不俟報閉糴者以違制論逢滓麻實達于九重官吏蔽匿必劾其罪所

以子惠困窮必先無告者如此宜其邦本深固國祚延洪億萬斯年無有紀極也聖上卹民之心同符祖宗每州縣荒歉則憂勤惻怛捐府庫截上供以賑給之仁愛既廣博矣而奉承于下者未必皆究其心此微臣所以復進説也朝廷雖有減放之令而戸部每懼供輸之闕符移之下拘催督促不異平時州郡無以應之其得不取之民乎此臣愚所以謂未能奉承者臣之愚慮竊以為當今之務必使為戸部者常有餘財則可矣寛戸部

者所以寛州縣也寛州縣者所以寛吾民也安民之計無越乎此而事掊尅者必以為書生之常談其果常談也哉其五曰正俗臣聞風俗之弊有可以復返之理患為政者不能以是為急爾簿書期會斷獄聽訟世每以是為急而至於俗流失世敗壞則因恬而不之恠是何急於彼而緩於此也簿書期會斷獄聽訟一日不治其害立見而風俗所在雖有不善未為深害也見其可緩之形而不見其不可緩之實培養之不加而縱尋斧焉

廉耻日喪忠信浸薄頽靡廢闕以至于不可收拾嗚呼風俗國之元氣也元氣楞然則身隨之風俗既壞則國從之雖秦之彊隋之富而元氣不存則危亡可立而待是果緩耶急耶昔者先王知其甚急也是以省觀風俗苟有不善則切切焉以為憂陶冶作成必使粹然醇厚人有士君子之行以為吾代天牧民勿使失性其職當如是也古人以是為急務而後世則忽之教化不明而質樸日消此亦無足恠者我國家列聖相承美化流行

習俗丕變既與古匹休矣而審觀詳察則尚有所當正者承平既久而侈靡成風也末習之好而去本浸遠也富者競為驕夸貧者傾貲效之歆豔以成俗侈靡以相高旦旦伐之而本真微矣臣觀漢文帝以敦朴先天下而海內望風成俗昭然化之唐太宗戒靡麗珍奇之好而當時風俗素朴衣無錦繡夫此二君者其道德未純於古也躬行於上而俗移於下源清流潔表端影直其效固如此也聖上清心正本無他嗜好乘輿服御一切

減損所以躬率者至矣而求諸習俗未覩其效意者躬行雖力而法制猶未備歟今夫侯王富戚之家宮室藻繪之飾器用雕鏤之巧被服文繡之麗極侈窮奢蕩心駭目公卿大夫之家婦人首飾動至數萬燕豆之設備極珍羞其侈汰如此及從而問其然則曰吾有所效也京邑四方之極古人所以原本樞機者在是而靡麗為甚來者無所取則亦惟末習是效故近歲以來都邑之侈徧于列郡而達於窮鄉此豈小故而可不正哉唐柳

澤有言驕奢起於親貴綱紀亂於寵倖制之於親貴則
天下從禁之於寵倖則天下畏我真宗時銷金服飾其
禁嚴甚然累下制令而犯者不絶故内則自中宫以下
外則自大臣之家悉不得以金飾衣服復申嚴禁布於
天下自此無復犯者以其自近始而法禁明也聖上恭
儉之化形於宫掖聞于天下久矣而臣猶慮夫貴戚大
臣之家有漸于薄俗而侈靡相尚者法禁之行當自是
始行於一二以厲其餘而風俗可移矣古人舉事必有

以大服天下之心故法禁可行寛於貴戚大臣而急於士民之家則人不服何者彼固以為吐剛而茹柔也躬行以為之本法禁以為之具而行之自貴戚大臣始貴戚大臣既正則逺近莫不一於正此則正俗之要也

差知潼川府魏了翁奏議曰臣踈逖之蹤自請郡西還十有七載兩蒙聘召三授郡寄以至按刑將漕分閫守藩忝竊殆遍以書生分量寡欲易足日有滿盈之懼乃今日正元日陛下親御正牙誕受寶鎮會朝之盛觀聽

攸屬而臣顧以是日首被特詔之命傳曰敬其事則命
以始今陛下既施其敬於一介外小臣而臣不以仁義
言不以堯舜陳是謂不敬有臣而不敬陛下安用省記
於積年之餘收召於萬里之遠也臣聞人與天地一本
也天統元氣以覆萬物地統元形以載萬物天地之廣
大蓋無以加也而人以一心兼天地之能備萬物之體
以成位兩間以主天地以命萬物闢闔陰陽範圍造化
進退今古莫不由之其至重至貴蓋若是易於坎離玄

明心體者也而先天居東西則陰陽之正中也後天居南北則天地之正中也於日為戊巳則土之正中也於辰為子午則時之正中也乾坤中交而生坎離則氣之中也為卦承上經而接下經則卦之中也離體則虛中而文明故應物而不窮伏坎則剛中而孚實故處險而常亨其至平至正又若是人能以其至貴至重也而不以小用之以其至平至正也而不以偏用之則其主天地而命萬物也豈不綽綽乎有餘裕哉堯舜以心相傳

堯典一篇惟克明俊德乃命羲和疇咨四岳等事堯無所為也舜之繼堯亦不過取諸人以為善以天下之民謂之八元八凱也舉之以天下之民謂之四凶也去之是天下之民舉之去之人心之所同則天也舜無所私於此也九官之命彼皆何等才分而自宅揆以下敷教者不以制刑典禮者不以掌樂選衆而舉僅得其人分職而理僅無曠事爰暨三代曰籲俊尊上帝曰陟丕釐帝命曰以敬事上帝凡皆推是心以荅天意耳乃自秦

漢而後千數百年此意或寡當事任者豈樂於獨勞而常患乎莫與分其責居其位者豈樂於喑默而常患乎莫與行其言夫人之有技人之彦聖秦臣知好之以保子孫黎民則秦臣之利也人之智慮人之聞識樂克知好之以優於天下則樂克之善也豈必皆自已出而況屈信消長之運乃天道之所當有非人力之能制不是之思而憧憧往來者皆徒思也此不能與天地相似者一也孔子論天地之神昭昭示人於覆載間者無非至

教而繼之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又舉詩以證之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終之曰此文武之德也是篇凡四言而意實相貫蓋人與天地一本而分使本心湛然清明純粹與天地通則志之所至氣亦至焉動乎體而為夢見乎龜而為占雖遠在巖渭夫孰非此心之感況山澤之氣亦我同體者也毓靈產異以詒數世之仁亦理之當然耳而後世之君臣所居者既狹故所感者亦然豈惟所感然哉下之從上後之視前更相承式而才氣愈

隘沉默拘攣以為謹也纖微煩慼以為能也以濟時須
且弗暇給況遺後乎夫天地山川之神氣亘千古猶一
日而人才絶無僅有乃至是則以所感所傚然耳此其
不能與天地相似二也夫人憂樂慘舒之度本諸一心
之微而流行於隂陽見於祲煇未常有毫髮之欺是以
昔之聖人有舒泰而無拘迫有寛易而無狹隘以天命
自度而不敢以私意小知行乎其間勞逸以時喜怒以
類凡以節宣血氣專固精神順天地而理情性也爰自

後世或人主獨運萬幾而乏羣臣之助或大臣無總細務而行有司之職其規模運量既日不暇給則於長筭遠馭寧無所遺光武賢君也視朝至昃夜分乃寐太子憂其失養性之福諸葛亮賢相也所噉食不至數升而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食少事煩人以為憂夫自一命以上大小相承積而至於君相然後勢重而形佚使人主每旦視朝而不得大臣之助大臣鞅掌獨賢而不資百工之助分曹列局隂拱默視事無鉅細必經省覽下

至衆而上至寡也夫如是則下逸而上勞豈所以理情性之正養壽命之源哉此不能與天地相似者三也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又曰敕天之命惟時惟幾夫內而宮庭屋漏外而天下國家莫非天命之流行使幾微之不敕是謂曠天工而違時幾爰自後世或自謂智足徧察或例曰人多可疑或言儒生皆是古非今或咎直臣多取名歸過是心既勝賢路益狹班固賛漢之得人惟稱武宣而武帝中年

已謂名臣文武欲盡詔求跅弛之士宣帝之後僅一再
傳往往見大夫無可使者至外召盩厔令拜諫議大夫
以遣東京以後朝會無宿儒大人可備顧問人才固不
易得而亦非果無好臣所教苟用可制故無以盡得天
下之才耳唐中世以降或至東省閑闥南臺缺員正牙
罷奏庶官不對此豈真無才邪其曠天工而違時幾也
多矣此不能與天地相似四也士修於家非積歲累月
不成而壞之於天子之庭則一語一事之間耳昔之人

主念其成材之不易也故必扶植而容養之相融於善意以圖惟國事之濟而不敢逆疑於意嚮之間所以無收並蓄擬緩急而遺子孫也漢之高文去古未遠猶有濟時詒後之慮而中世以後則有不盡然者矣遼西告警而李廣起罪廾略塞而趙充國用五溪喪師而馬援奮冉肇迫蕞李靖出范陽煽兇真卿識河東寇結子儀封廷湊肆毒裴度見伐蔡屢衄李愬顯使非倉卒需才則廣厄霸陵充國援以老棄李顏郭裴諸人將沒身不

見矣此其不能與天地相似五也臣旣歷觀前世每見秦漢以後君臣大抵相尋於一轍爲之廢書而嘆曰大哉心乎所以主天地而命萬物也必休休焉與天地相似乃可以無曠於天位千數百年莫有以是告其君者毋惑乎治之時常多於亂之日而危之意常浮於安之形也今人才雖未易有而亦非果無也風俗雖不如古而猶可以有爲也拓而大之則在人焉耳於是的然自信以告于陛下且念更迭旣久分絶榮進今重覩上國

之光誠出望表用敢及時展盡以冀君相之一動心焉儻蒙陛下留神省覽而或有取於其言君臣之間共推此心以一掃千數百年之弊則規模既拓人才將為時輩出矣宗社幸甚善類幸甚

工部員外郎楊簡上奏曰臣不勝惓惓有當今第一急務告于陛下令朝廷於帥守監司寖寖乎選擇矣於賢能寖寖乎召除矣比歲告稔五穀廉平矣大勝於前矣大臣亦已虛已求言曰聞過願改不憚矣觀此勢狀漸

可以舉明主於三代之隆矣而有切緊利害世俗常情喜順惡逆故其相與率多奉承不敢違其於同官亦每每奉順不敢違雖明知其過而不敢言恐拂其意終將害我習以成風牢不可破故輿論雖明知吏部注授不問賢不肖不肖者擾害吾民不可勝言而不敢革吏部之弊法恐拂不肖者之情也雖明知擇賢久任之為上策而不敢行以負多闕少恐不賢者不任而拂其情也以至中外獄吏以箠楚取賂以直為曲曲為直冤苦無

告當職官多憚煩受成吏手同官拱默書名不復審聽因辭州縣丞貼吏卒困苦小民萬狀同官雖知不敢告雖長官聞之亦或視以為常或恐拂其屬姑容之設有言者亦不敢深言上官或有剛德始案奏之其漏網者多矣民怨吏卒怨官遂怨及朝廷朝廷何由而知臣大懼中外積怨之久一夫大呼從之者如歸市今聖朝雖有善政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節節盜起皆乘民怨願陛下明諭大臣有長官能受逆耳之言有小臣喜

於間過或自知已過而能改特表章之布告天下切勿以為此小善而忽之也能改過者千無一萬無一堯舜大聖猶舍已從人成湯改過不吝曾子曰我過矣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改過天下之善唯孔門深知之後世罕知近世尤不知非朝廷特表章之布告天下使天下改觀則人終以改過為恥此誠治亂安危所繫人性本善又得朝廷重賞導之於前御史監司繩之於後庶幾願聞過求忠告者

多盡掃喜順惡逆之私情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中外官咸知改過之為大德善政盡舉弊政盡除民怨自銷禍亂不作國祚益靈長不獨周過其歷天命可畏民情大可畏臣不勝惓惓懇懇切切之至

簡為秘書省著作郎又奏曰臣又痛切告陛下令之郡守縣令所至多害虐小民遠郡遠縣益甚民被害虐積怨積忿久將亂生一日有變蕩然潰散不可捄也今守令多昏而聽吏多懷私而徇利詞訟一是一非反是為

非反非為是使飲恨含怨無所告訴今日某人受抑屈飲恨含怨明日某人受抑屈飲恨含怨積而滿積而溢怨極忿極一夫大呼從亂如歸矣二税已納者復追執赤鈔以呈示無欠不受其税勒使復納不伏則囚則絣訊民戸以誣追所欠之數不多念將訴于上司而益費含怨白納納已吏卒需賂不賂不釋民貧無告或舉債或鬻産甚者鬻妻賣子陛下試思民情至此其怨當如何重以今歲旱蝗所收無幾而郡守多不肯蠲税民餓

而不救郡縣害民弊政不可勝紀此不擇賢之故也又在外官司以汙為常有每晨縣吏晝卯歴共納數百供知縣市買之費習成典故則其餘贓汙可知已公取竊取不可勝計溢于聽聞對送互送一會有送千緡緡錢不至唯送空書彼此本庫自支生辰有送私忌有送生子若孫有送子弟又有送不可勝紀今國家患無財束手無策得賢則官庫無公取竊取之盜財不可勝用矣此又不擇賢之故也曩自元兇妄肆小人道長風俗大

壊今雖誅殛而餘風未殄畿邑猶有登科者身居親喪
而青巾紫袍輙位于父之上今日不有其親他日何有
乎君陛下以科目取士而得此等惡逆惡逆盛則敢於
為亂社稷危矣陛下若不痛革虚文取士不考行實之
弊又不革士大夫釋服而紫使遂忘其親不孝則不忠
吳曦之亂韓侂胄之亂皆不忠不孝之為也吳韓之變
朝野震懼今幸社稷再安陛下宜汲汲為計勿從士大
夫庸庸之論勿從苟安目前之説而不思後禍臣自知

學以來熟思治務到于今凡數十年不知其幾思惟有一策每路擇一賢監司使監司各辟本路諸郡守守辟諸縣令守令又各辟其屬先於本貫擇人本貫則可以久任本貫無人乃及外邑賢者必不私於本貫親故或士人為邑里推重亦在所擇既得其賢必久其任擇賢久任則百事成不擇賢久任則百事廢擇賢久任則社稷安不擇賢久任則社稷危士大夫無不服此論惟不肖者心知其不利於巳故不主此說又士大夫憫親故

之失所雖不肖者亦思所以周之至聞其貪墨害民發歎而已不思結怨小民積怨生亂將危社稷宰執臺諫知社稷安危在此共堅守此苟内外有狥私不公必罷必罪不可以親故私情敗國家公義所辟或非其人并罪舉主陛下與宰執臺諫開心吐誠共誓共守以安社稷此令一下人知仕進之路悉本於行實不用虛文則人心丕變舍惡從善舍偽從實吏姦頓掃民悅財豐矣自此因保甲而漸脩比閭族黨之制書其孝弟睦婣有

學者書其敬敏任恤者書其德行道藝與其賢者能者
肄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舉明主於三代之隆矣郡縣各
自為永守計有金城萬里之固矣天子有道守在四夷
矣如大臣未能驟行則姑自行都始即有明效
簡又奏曰恭惟陛下聖政日新海内改觀近又霈無窮
之恵於兩浙永免丁輸自今以往不知减朝廷緡錢幾
億萬萬籌筭所不能盡臣不勝大喜不勝大慰覩此規
摹宏闊甚有寖寖可以躋治乎三代之勢臣請為陛下

敷陳三代之道道甚易知甚易行天下惟有此道而已
矣天以此覆地以此載日月以此明四時以此行人以
此羣居乎天地之間而不亂是故得此道則治失此道
則亂得此道則安失此道則危得此道則利失此道則
害由此道而行有治無亂有安無危有利無害此萬古
斷斷乎不可易之理而自漢以來大率本以霸王道雜
之夫所謂王道者道也純乎義者也所謂霸者非道也
雜乎利者也利害動乎前霸者不知道故不知道中之

大利不知道中之味惟茍目前遺患在後故自漢而下治日少亂日多所以亂者本以覇故也所以略治者王道雜之故也小失乎道則小亂大失乎道則大亂今夫里巷羣居其情狀大可見其相與忠信正直則彼必服相與不忠不信不正不直則彼必不服茍不合乎道雖惠利之面雖感恩退有後言其心終不能服十事九合乎道人服其九亦不服其一雖微不合乎道人亦微不服甚矣夫此道之靈也甚矣夫此心之靈也此心即道

故舜曰道心明心即道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曰仁人心也此心無體狀虚明無際畔惟起乎意則失之故孔子曰毋意禹曰安女止明此心本静止惟安之勿起而已至哉聖言此心虚明如水如鑑如日如月無思無為而無所不照賢賢否否是是非非自無差亂苟起意測之反昏反差夫意不可以微起而況於大起乎起利心焉則差起私心焉則差起權術心焉則差有所作好焉則差有所作惡焉則差凡起思為之心焉皆差

所差少者其害少所差多者其害多又有我雖微不安于心似未害而天下乃以為大不可者然則其大小多少亦難於定惟不起乎意如水如鑑如日月則能照知盖三才共由此道有不由焉則天心之所不與鬼神之所不與天下之所不與而欲免禍患良難不見于今必見于後用此以觀自古以來治亂安危利害之應如影之隨形響之隨聲孔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夫德非有竒謀祕計而自西自東自南自

北無思不服如衆星之共北辰此道之靈應如此士大
夫觀此往往大疑而臣深信其如此願陛下即此虚明
不起乎意之心以行勿損勿益自無所不照賢否自辨
庶政自理民自安自化四夷自服此即三王之道即堯
舜之道即天地之道願陛下毋安于漢唐規摹臣盡心
於此數十年矣見此甚明信此甚篤願陛下毋謙遜臣
不勝切實惓惓之請
袁甫為校書郎轉對言邊事之病不在外而在内偷安

之根不去規摹終不立壅蔽之根不去血脉終不通忌嫉之根不去將帥終不可擇欺誕之根不去兵財終不可治祖宗之御天下政事雖委中書終必擇風采著聞者為臺諫敢為論駁者為給舍所以戢官邪肅朝綱也今日誠體是意以行之豈復有偷安壅蔽者哉

甫知衢州事又奏便民五事狀曰臣準令監司守臣到任及半年以上具民間的實利病及邊防事件以聞臣一介踈庸蒙恩假守寸長蔑有下考將書仰遵成憲合

陳五事臣不敢泛舉不切之務亦不敢冒貢出位之言
謹以本州實事條畫具奏伏望聖慈特賜睿覽如或可
採即乞頒降指揮施行須至奏聞者

一臣近者恭覩陛下親灑奎畫以興教化新士風為
急以涵養未充薰陶或闕為憂申飭中外俾加訓
迪猗歟休哉可謂深明治道之先務矣臣所領此
州本號多士年來教官失職學無宗師廉耻道喪
士習日卑夫上有緝熙問學之君而下無明師碩

儒以推廣德意將恐訓辭雖切教化弗興天理民彝益就湮晦臣甚懼焉深惟挽回風俗之趨莫若尊禮譽望之士乃招致鄉曲名流頼其表倡遴選前廊職事助其訓誘朔講之外立為旬講擇通經者敷繹義訓臣躬率郡寮入學以聽又以廪給素薄衿佩蕭踈遂那撥郡帑及義歲捐緡錢一千補助贍養以至先聖廟貌諸生齋室稍復加葺煥然一新由是學舍之教養稍備會新教授葉汝明之

來臣力告以教導之方且勉其晨入酉歸不離直舍躬率以正則觀感易孚講論無倦則義理日新以至研究訓詁之纖悉考驗誦習之勤惰孳孳勉勉不敢曠廢又念固窮之難所當深體其有作館于外者既俾入學則每月致餽以代束脩之資其有課業精進者欲示激厲則不時旌賞以為衆士之勸凡此所費皆自郡出不為學舍之累其區處可謂備矣而臣區區之志則不以是為足盖興教

化者不當僅止於革面善士習者必當開明其本心降衷之良秉彛之懿凡民莫不皆然況名之為士乃不知孝弟本良能忠信非外鑠甘於習俗之卑陋蔽其道心之光明縱由科舉以進身莫識事君之大義國家果何賴於若人哉臣雖迂愚頗自信其本心每造學宫與諸生講明此道庶幾士心興起道化流行不負聖朝作成之意如陛下以臣言為可採欲乞朝廷行下諸路提舉司俾風示諸

郡凡職於訓導者勿以聖訓為空言必求興學之實政將見四方士風翕然丕變所有本州每歲助養士千緡乞朝省劄下以憑遵守不但一時之利可為永久之規臣不勝幸甚

一臣竊謂保甲之法所以聯屬鄉井親比人民深得古者比閭族黨相友相助之遺意近年以來有保甲之名而無綱維之實居雖毗鄰心實胡越是無恠民心之渙散習俗之澆漓也臣考之此郡保甲

素具案牘並存姑以州城之内言之分為十寨統以寨官立法非不詳盡然而上下之間視為虚名不究事實歲月既久多復弛廢臣近因講行火政甞會僚屬集寓公相與商訂咸謂若欲聯比有法豈可統率無人遂稽鄉評擇衆所推服者請充鄉官俾之領袖每寨或四三人或五六人視鄉界之廣狹以為人數之多寡區畫既定衆論皆以為允但糾率鄉井本是難事有整齊法制之術當有激

厲人心之具譬猶善養身者欲肢體之强於外則
必有精神以運於内整齊法制之術猶人之有肢
體也激厲人心之具猶身之有精神也考諸周官
所載月吉則屬民讀法或書其德行道藝或書其
孝弟睦婣任恤今畧倣是意置簿一面名曰鄉記
閭里之内凡為善之實卓然有可稱者鄰保推舉
鄉官保明直書其事聞之於州本州驗實書之於
記凡不美之事如賭博鬬敺殺傷盜賊之類官司

隨時參照見得界内戒謹寧謐並無違犯亦書之記每遇月終通考所書以觀鄉官勸率之實有善而無惡者為上雖無善而亦無不美者次之凡此二等真可褒嘉本州别行措置官錢另項樁管名曰厚俗庫於内支錢益以公醞旌賞為善之家仍致鄉官之餽庶使人心觀感轉相勸勉風俗可以漸化臣冒昧試郡愧無善狀以淑是邦每於聽訟之際見有好貨忘義恃勇輕生違法悖理之事未

嘗不為之惕然恐懼蚤夜以思何以風動斯人惟有旌善可使不善者知耻人心本無惡天理不終泯感發轉移之機至不可忽也臣愚不敢妄為臆說盖受教於先臣參論於師友皆謂撫字當以風化為先而風化當以書善為急故篤信其舊聞而欲見於行事如蒙聖慈以臣言為可採不徒可行於一邦亦可施諸他郡乞從朝廷行下監司推廣奉行其於聖化不為無補

一臣聞州縣本一體利害不兩立必存損上益下之公心乃有興利除害之實政臣契勘本州管下諸縣内西安龍游常山逓年二稅多行預借積累浸深遂成痼疾臣始聞之為之大懼亟加詢究乃知前此縣道催科無方迫於期會不免追掛欠之戶惟告急富强之家此曹非有所利何肯與官交涉全楮收受而坐折見鏹錢入吏手而復多侵漁虧損非一不可枚舉展轉失陷職此之由臣檢覈簿

籍考究源委見得此三邑逓年拖下本州諸色官錢為數甚多而又積壓預借如此雖有妙手實無所施臣謂不大有所更張不可為也於是立為二說斷在必行一曰蠲欠二曰代觧何謂蠲欠證得諸邑自嘉定十七年寶慶二年凡此三年之内皆有拖違但歲有淺深故數有多寡遂亟行刷具畫見數目十七年之欠人知其斷不可催蠲之易爾元年之欠猶覬其或可催理蠲之巳為難矣乃至

二年見欠二稅今舉天下皆以為當催孰肯輕議蠲減哉臣謂救宿弊者不顧目前之計懷永圖者當為度外之舉蠲所易蠲不足以蘇民瘼蠲所難蠲乃可以紓民氣於是將二年逋欠亦行斟酌倚閣然在諸縣既被惠利之實則在本州當節非泛之支節之於此而寛之於彼川實谷虛理勢然也臣素無能解惟有朴忠既不飾廚傳以悅過客之心又粗謹廉隅以守自律之戒故所入比之常歲

雖大為虧少然亦免自支吾不見其甚匱臣所謂
蠲欠者此也何謂代觧證得本州雖與諸邑減免
舊欠然而蠲除之後諸邑合解上供諸色官錢尚
數萬緡無從措辦今本州既欲其勿借之民則亦
豈可復催之縣然而上項官錢皆係起解朝廷諸
色窠名分毫不可違欠本州上不敢控吿朝廷乞
行蠲減下又不敢督促諸縣復行預借反覆紬繹
束手無策意者必得別項官錢在經常之外與之

代解然後可革預借之弊本州適有歲賣江山酒息錢前政舊管一萬緡益以臣到任之後今歲新收可得二萬五千緡臣不免盡捐之三邑以充代解之數鏤之板榜揭之通衢闔郡之民歡聲四起臣所謂代解者此也既與蠲閣舊欠又與代解官錢即此兩項合八萬二千餘緡凡前日積累預借皆可正行銷豁宿弊一洗而盡目今悉是正催但所慮者病端易開實政難保繼此為邑令者必深

知預借之為害常如疾痛之在身已蠲欠者勿再
催已代解者勿更取杜絶蠹根乃可為悠久之利
臣愚欲望朝廷劄下本州證應庶幾明白洞達行
下三邑常切遵守勿復開預借之門以貽後日之
患
一臣前既陳江山煮酒息錢盡捐以充代解之數矣
然猶有未盡愚悃不可不為陛下索言之契勘本
州創取此酒歲有增數其初止因入夏之後官醞

將竭無以接續則取此酒以佐之在官有倍稱之息在民無闕沽之患不可謂非權宜之策也一二年來所取至三萬緡數益多弊益甚其收買也吏緣為姦錢不時支於是有酒戶患苦之弊其般運也舟陸有費破損責償於是有人夫怨嗟之弊其發賣也官督吏胥强以高價於是有出賣不行之弊其收息也輕空滲漏一切代還於是有笞箠監繫之弊嗚呼始欲謀利而終至繫刑仁人君子亦

何忍為此易窮則變變則通弊既極矣可不思所以變通之乎臣酌取中制於舊例三萬緡之內三分敍一止取二萬以新收息錢倂舊管盡以代三縣起解上供諸色官錢此令歳之數然也來歳以後此酒可以勿取縱如今歳費用之多亦可如臣所減之數行之以漸此酒斷可住罷臣愚欲望朝廷劄下本州證令來所申限以二年務要免行取責江山煑酒是亦寛民力之一端也

一臣伏覩乾道中廷紳奏請處州行義役一事謂隨役戶之多寡量事力之厚薄輸金買田永為衆產遇當役者以田助之從公評議推排役次以名聞官有協比輯睦之風無乖爭鬬訟之俗當時皆稱為利民朝廷即從而俞允自時厥後州縣推廣而奉行之者蓋相望也然而義役之在州縣閒能保守於悠久者不一二而廢壞於不旋踵者常十百其故安在蓋差役之利在吏而不在民義役之利

在民而不在吏差役如舊則請囑之門開義役一成則漁取之路絶非得仁守廉令出力以維持之其不乘間伺隙沮其謀而敗其成者鮮矣臣自領郡符首訪此邦義役之利病知諸邑間有已結集去處歷歲浸深或多廢弛有上戶併吞義役之田而至於壞者有都内貧富改易不常而至於壞者有逃絶稅賦官司强抑保長而至於壞者有重難科配官司困苦保正而至於壞者有役首不公額

外敷率衆户交怨收取元產而至於壞者縣道方將以差役為利源豈復問義役之成否法日以弊民不聊生環千里而為守者忍坐視之乎臣知其然深欲講明而經理之以諸邑版籍不明病於預借苟持心欲速輕易舉行則考覈之無據推排之不精利未必形而害已先見矣故臣志雖立而事未舉勢雖可而謀未堅職思其憂反覆紬繹竊言尸素亦既周星方將控忱請以丐閒奚敢任斯責

而集事然而揆之於理或可講行縱不能玩愒歲
月效尺寸之微勞豈不能開創其端决此邦之大
計況預借之弊已遂蕩滌失陷之税可以推尋經
界扞量之事固未易言結集義役之圖不妨漸舉
惟是人心難一公論易搖自非稟巖廟之明謨何
以杜豪家之異議臣敢冒昧有請欲望聖慈俯賜
睿斷如許本州講行義役一事即乞劄下特從所
申却容逐一條畫規模續次申聞朝省遴選强明

之官分任勸率之責不苟目前期為經久實千里

生民大幸

歴代名臣奏議卷六十